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儗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真腐儒之論耳。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黃淳耀文 經營天物者。必收億兆之心。駕馭羣雄者。務集區中之

勢云云【評】此策士謀併之言非孟子所謂得道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為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為亦別於此不清楚正墮策士權謀圈襀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附看喜史學者于功利作用故未免夾雜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陳臥子文直以奸雄權詐作用當之正與孟子作敵矣

多助之至二句止是申論多助義無兩層

附此章文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謂矣。夫天時地利固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致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理又自在。嘗其為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莫君子若矣。而吾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屢盛而

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言人和其覩人和非猶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職之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摩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與也而吾以爲大與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殃不廢吉凶伊闕函門不棄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然以弱小而或受久遠之圍以富強而僅效堅壁之計宜多易奏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故哉謂其不如誠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爲尤有要也天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矣天下誰非助我者

而自我寡之。則兵不止於寡。惟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關梁要害。不忘修謹。稱干比戈。不廢明威。然人和而有不恃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仇敵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悖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爲有國之需。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孟子將朝王章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

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
君卽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
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熊伯龍文 非其道也。聲色貨利之私。凡可以陷溺其心者。衆有口
而莫能防。云云。評 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此是講得
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
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徹聰之說。非字不敢字。更字字著實。

又 學孔子之祖述。既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齊王如反手。
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評 語錯入枉尺直尋去。一見諸侯
而大以王小以霸。且以爲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

然則趨朝又何害。不幾反與題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于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照管。便有病。

英退樵文 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評** 楊墨同非桀紂。陸王亦稱孔孟。新莽荊公亦說周禮。

非字要看。此一字中。有許多功利縱橫邪說在。

不敢中有許多委曲。陳字中有許多責難陳閉作用。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

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
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道對王便是堯舜。卽是諫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
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

曰豈謂是與節

分明說尊有三。意中卻只有一。分明說各自爲尊。意中卻互相爲
尊。三字中。有平勢。又有側勢。方得孟子當下語脈。
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爵尊不得。竟說爵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朝廷亦
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
講德字。須見鄒國學問源流。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只說出
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

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賓主。爵爲德之對。齒卻是德之佐。彼爵齒同貶者粗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節

文章英發 大有爲之君。蓋嘗卑身戢翼。以觀天下之變。評 漢唐英雄行徑。豈可與語尊德樂道之君。文 視其臣皆吾平昔等夷而常以提手定交結草莽之知。評 一發與尊德樂道無涉。纔著此見。定到殺戮功臣矣。評 其君臣所孜作而夜思者。固不必公庭之是咨矣。評 如此則非則就之乃或就之耳。不知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此文全不道著。只演得一齣雪夜訪趙普耳。

湯之於伊尹節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

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管仲二字微讀。看得管仲一文不直。下不可召。說得管仲崖岸嶄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而出。

亦非極詆管仲。總要跌醒且猶二字耳。

孟子之平陸章

黃淳耀文 距心何罪。皆齊王之罪耳。**評** 亦是各當其罪。距心焉得無。但須分首從耳。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謂大夫之罪本于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

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節

陳子龍文 賑卹者。救荒之末策也。評 至論。文 惟人主於平時愼選循良。假之事柄。使之勤心於田疇耕稼以阜其源。而又精討於貴賤盈縮以制其變。雖遇凶歲。可無飢民矣何必遠恃人主之帑哉。評 極是然須從人主正心誠意親君子遠小人始不然。也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節

則必兩字。緊接上受字來。只好於未受前審度。不得于既受後商量。

求牧與芻。應無不得。而字一轉。頓然色沮。故而字前極鬆活。而字一轉便窘。而字前極擺脫。而字一轉便呆。其呆且窘者。無他。只

要逼出反諸其人一條生路與他耳。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為之。

附此節文

齊臣自有得為之責。罕譬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有無所得為者也。非反諸其人。即立視其死。牧且有然。而曰爾何無罪與。嘗謂國家受才臣之患。不若受庸臣之患深。何則。才臣之患在敢為。天下共見其喜功之多毀。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患在不敢為。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甚深之禍而其罪隱。夫庸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害之計切。而匡濟之術無聞。持祿之念深。而進退之義不立。故阿世苟容。其患甚

於殘忍刻薄之所爲。而庸臣之學術。長爲厲於民生國步之間。以平陸大夫論。有大夫所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焉。而大夫槩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嗟乎。其果無所得爲也哉。夫老羸之轉。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有所得爲者在未轉與散之先。卽老羸之轉。雖欲不轉焉而不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焉而不可得也。此眞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在既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先。固有爲之求之一法焉。蠲租賑恤之德。沮格於下施。亦請之之無術也。悉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爲可信。審政府之通計。而措置爲可行。豈非所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有成例焉。不可以瀆告。有上旨焉。不可以逆攖。於是舉其不欲求

與不善求之私。而幷責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廢矣。然既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吝之政。因額於民壞。亦爭之之無人也。不以膏脂事權貴。則去就可輕。不以催科博殿最。則進退自裕。豈非不得爲而自有得爲者乎。而太夫曰否。此未盡仕宦之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孫。於是隱其不肎反與惟恐反之意。而盡諉其罪於功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譬之爲人牧焉。既不求夫芻牧。又不反其牛羊。主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狄。齒骼徹野。龍脊不裛。僚友徒屬。轉相秘授。盡自受事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其死之一法爲極良耳。言及此。距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遂無所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如何之勢。忠臣以之盡瘁。鄙夫即以之養奸。若之何沒民之生爲

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是情之必不得已也。必不得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俞王郎以之誣祿。若之何斂民之命爲大夫誣祿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己。惟此引咎難安。猶足愧包羞集詬之倫。然而惜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己。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詭時之學。嗚呼。此距心有距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距心也哉。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首節

今既數月矣。數月前。數月中。蚳鼃尚有寬解。旁人尚有觀望。卽從寬解觀望盡頭處。轉出既字來。數月日日有責任。任不是忽然

皆過。眞無可解脫。

用既字以吸下。人亦知之。但下文云未可以言與。不曰可以言矣。若吸可以言矣。則既字口氣極嚴極正。今吸未可以言與。則既字口氣極尖極冷。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節

爲字只是別人事。擔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閒極懈。尚且如此耳。

曰吾聞之也節

黃淳耀文大賢以爲齊者自爲。而言與去皆不必矣。評曲折。反失當下當然之理。駁君子之居人國也。有輕世肆志排難解紛之意。則不可受爵祿。爲其晝地爲限。不敢代庖也。評都是詭玩心術行徑。文彼國在可治可亂之間。吾亦置身於可進可退之介。高致妙用。莫過於此。齊人何足以知之。駁是何足爲聖賢之高

妙。孟子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蚳鼃一事。但就鼃言鼃。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初不爲齊。何况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篇中所言。竟是魯仲連論贊與孟子毫無關涉。仲連戰國說客中之高手耳。詎時玩世之學。豈可與言仁義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章

齊人伐燕節

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孟子終有戰國風氣。口角頗刻。

燕人畔章

陳賈曰王無患焉節

艾南英文云云。評庸妄人貶駁聖人。偏有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證據。看得聖人作爲極迂疎。又要爲聖人慌惜出脫。讀之令人絕倒。然且莫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鄙心術揣聖賢。謂古今智愚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

又艾文自記周頑民殷忠臣。貶武王。護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評使殷可圖復以爲忠。則微箕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不道之論。得此足破千古狂霧。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節

看周公弟也四句。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腐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亦如無過。即蚍蜉蟣蠓之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節

[illegible]文 古人身履天下之不幸。而卒不開後人援引之端。評 王莽援周公。曹操援文王。曹丕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無傷于古人耳。文 反吾意以全名。不如順吾意以全心。心全而名何恤焉。評 古人之過。多從順理來。不從順意來。順意則眞過惡矣。文 矯吾術以詭是。不如率吾性以存非。非存而是何傷焉。評 此句好。古人之非。乃至是而不易明者也。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眞過。一爲似過。眞過者。如有未至。看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于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己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

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眞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節

仕宦衣鉢梯媒。恬無足怪矣。近來巢許家傳。最精此術。不禁爲之三歎。

古之爲市者節

黃子錫文云云。評處處是龍斷。筒筒是賤丈夫。世界平沉。此性不滅。不須改換排場。大家團圞拍手。眞所謂會哭不如會笑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節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直是沒要緊即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則亦難人而不算人矣

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子思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泄柳申詳是發其所以然之故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節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栖齊梁諸

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興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眞實本事。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爲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縮歸實地。不用一句敷張。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上。

[illegible]簡耿文 勿謂予用齊僅一山高乘馬之篇也。評 用齊有王政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孟子治法。

齊與天下一體。由齊及天下。有次第。

天下之民舉安。何有仁者之心。有精微之學。有尊王之義。有天命之公。有設施次第之宜。有審時度勢之宜。不具此識見。寫不出子與氏功業。

金聲文 寬其情以畜君德。大其心以覲世變。云云。評 一意見聖學中功用。是聖賢心術作爲。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

題極多窮秀才大言。愈潤綽。愈卑鄙。緣其胸中純從時命起妄想何用知非僕徼倖萬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眞是孟子屈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從天字看破宗旨。方與術命讖緯說英雄者不同。

下文時數平治。專指王者而言。若其間句止鋪張名世。雖得自任之意。然未欲平治。則孟子之名世。已在疑信之間矣。處處根定王者。王者興。便是欲平治。無王者便是未欲平治。孟子之名世固可自必也。

此句正要連上句看方見其間兩字亦非約略草須之謂

此必有即從上必有爲斷其間即從上五百年爲限須與上句看得成一又看得成兩始得

【[illegible]尾】并上句說其間兩字乃有著落【評】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有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故予謂並上句說乃有著落之評謬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扶王者擡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擡舉王者者也

金聲交云云。評千子云不講名世。止講名世遇合之難。低徊感慨洵矣。愚謂文之不濟。亦正在此。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與英雄不異。故感慨低徊。亦復情深。然畢竟不講名世。便是本領不同。自有沒交涉處在。

黃淳耀文古者撥亂反正。非獨其帝王能任之也。蓋必有仁聖賢人翼戴其世。而後功烈茂焉。評名世必王者師。翼戴只說得功臣耳。交天之所授。不可强也。然大丈夫際此。亦足矣。評粗氣醜詆名世。因無妄希天位心。亦未嘗不以浮雲視勳名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質。

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况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杜。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於三代也。

由周而來節

數時都從天降下民說來。方不同後代讖緯之學。

陳際泰文 今夫周。何以過其曆也哉。謂功德有厚薄。云云。評 講周過曆之故。又是別一話頭。此處數過。言王者之不作。不是覬覦改革周命也。不然則孟子之志荒矣。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故聖賢以爲憂。若周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後世英雄起草澤。奸人生窺

伺神器之心。乃有讖緯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符命讖緯便是後世欺天罔人作用。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只要說出舍我其誰四字。未欲平治如欲平治。特反覆以決之耳。

若徒作悲天憫人之語。卽沒交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章世純文】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薄。而遂奪聖賢之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慰。以同自誣。遂安之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評】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治。間有不屑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又】君子欲破其無畏。而進其奮志。不可以聖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奪凡庸之性而抗之使高。【評】何嘗不是平分論。只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而奪之。【文】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則又莫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評】以性善道一爲抑退聖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文】予謂抗

之使高。卽抑之使下。不必分爲兩樣。〔評〕性善是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聖賢無以易。大力却只當孟子偶然造爲之已說。可然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性善之上原有妙道。而孟子所言非其至也。其悖叛至此。而千子且以爲抗之抑之不必分兩樣。則豈聖人之道果可抗可抑者乎。使抗抑之說併而爲一。千子且以爲誠然乎。甚矣其謬也。同歸於不通也。

孟子道性善節

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對揚者也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妝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一著揣測機鋒。卽遊士之口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話。須看下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瞯三段。卽稱堯舜

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惑。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看。大士文誤認言必稱堯舜句所以証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偏。千子批謂罵孟子畢竟孩氣。總由性字未明耳。夫罵孟子豈僅孩氣哉。

徐勳義 文 世多縱橫之策士。則所立談而取卿相者。無在計功謀利云云。評 方見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文 近世之智名勇功。總非聖賢所屑計。而惟循理去欲。可以爲謀國之基。評 智名勇功。正是迂遠不切事情之論。文 卽歷代之井田學校。亦非旦夕所得爲。而唯法古立極。乃以得養正之本。評

此意更進一層。方知井田學校亦末務也。

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爲也。

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擒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世子自楚反節

爽許疑字。謂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言。但多說成世子眞有辨難

話頭。卻不是當時相對機神。要知世子復來見面。坐立未定。不

曾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而令世子汗流下

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爲機迅利處。

[illegible]人與人豈有不一者哉。評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

堯與舜便不同矣。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節

三段總爲世子決道一之無疑。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鞭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

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附孟子道性善節文

記大賢之告儲君。首發性善之旨。復引以盡性之人焉。夫性善之

說古今之所未發也堯舜之盡性又古今之所最尊也孟子之告世子必以此敬世子乎悟之也嘗攷禹謨言心而不言性是性之名古未立也湯誥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也至孔子始明其理然而繼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相近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子思則其理愈明矣然而言天命猶未嘗直指其故言盡性猶未嘗直指其人也聖賢豈能異同損益於其間哉天下言性者少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言尊而正言性者大亂則其言斷而盡親而有據勢使然也於是孟子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旨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起有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忽善而忽惡者至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胥天下而桀紂焉不止孟子懼之爲之明其理且立其名曰性善而又爲之指夫全其理且

實其名者曰堯舜嘗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述不衰矣至是滕世子就見乃即以其說啓之何歟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宮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由是進之以勳華亦但充其義而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驚今則宦官宮妾而已矣習俗深則必爲之返其原不則本基既失而後此之敷施何托乎抑古之世子其業成於入學齒胄之後則大同之量習於論說者既深由是極之以緝熙亦止會所聞而行所知故五帝程功而不讓今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趣向卑則必爲之立其極不則規模既隘而繼此之法制安行乎昔者嘗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言也猶此旨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也世子又一無所辨難也而諄諄然而嚾嚾然但聞其委曲而詳盡者無非此理也其指陳而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記之

則以爲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吾於是而知性善之說爲至精也人之未生此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而已矣而分而爲陰陽陰陽皆善也自毗陽而亢焉毗陰而凝焉兩間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毗者非陰陽則究不可謂所毗者非善也化其毗者而善矣惟天地實化之天地亦僅全此善耳人之既生此理具歸一體一體者善而已矣而列而爲仁義仁義皆善也自過仁而兼愛焉過義而爲我焉一體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過者非仁義則究不可謂所過者非善也正其過者而善矣惟堯舜實正之堯舜亦僅全此善耳此其理雖盡發其說學士大夫猶或震之況世子之問未深矣而孟子以至震之說加易震之人以甚深之義施未深之問而且以雖盡之語試之以不盡之詞信乎否邪吾固知其反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illegible]】井田學校之學孟子於梁於齊皆略言之而獨於滕君臣反覆言之者何也蓋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也【評】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文】齊梁之國經界亂矣强宗貴族以百數遊士奸人以千數故日趨於乖弃而滕無是也【評】父兄百官不欲許行陳相亂政滕未嘗無此患也【文】齊梁之國壤地廓矣田畝之多者幾及百同戶口之多者幾及千萬故甚難於整齊而滕無是也【評】整齊看其人立法作爲耳豈以多寡爲難易哉【文】齊梁之國潤澤難矣其賢者務於首功其不肖者湛於聲色故

先王之遺法。埽地俱盡。而滕無是也。【評】此所指齊梁與滕異處得之。知此。可知孟子詳略之故。有先後。無異同也。【文】昔者荀悅之論。以爲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尚可爲也。【評】本領不精。則必惑於枝辭鄙說此駁雜之害也。【文】此言獨可行於漢耳。去古愈遠。則雖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評】安得此悖道之言。王者豈終不作乎。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耶。即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也。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於至治耳。亦皆此種議論陷溺深錮。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文】若乃無輕賦之法

而徒欲推兼幷之徒。則破壞富室。其又昔人之所戒哉。闕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室耳。孟子井田之說。略於齊梁而詳於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於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恆産九一庠序孝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於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於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

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覩矣。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為此即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澌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雖陶菴之賢不免也。

陶黃文 時至戰國。蓋封建將廢之日也。及諸侯之尚在也。而亟講井田。使其說曉然大明。則雖封建竟廢。而井田可以獨行於天下。評 若廢封建而行井田。亦不必及諸侯之尚在。且既廢則俱廢。井田安能獨行哉。文 自時厥後。西漢有輕稅之名。文景有恭儉之實。而曾不一議井田。則過此無復可行矣。故生漢以後而言井田者。皆迂也。元魏始行限田。而盛於唐之口分世業。然自

楊炎作兩稅而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矣。故生唐以後而言限田者。亦迂也。井田迂。則出於限田。限田又迂。必也輕稅乎。併冗官。汰冗兵。使百姓之力得以稍舒。則亦今日之井田也。【評】輕稅又迂。柰何。陶菴亦爲此言。何望於學者乎。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匡濟。逍皆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愼也。

【呂晚邨文】民事之大者。曰井田。曰學校。夫今無井田。而民未始無

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邪。[illegible]畢竟不足食。[illegible]即今無學校。而國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illegible]畢竟無士。[illegible]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士。聖人知其然。設爲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馭之。[illegible]此亦自戰國始有耳。聖人安得爲此而設。總不奈其離叛之說。浸淫胸腑。侈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敢直指斥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爲先王不得已。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節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惜其爲民事。人君輒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若兩句作兩道讀。便覺其緩。兩句作一氣讀。

便覺其不可緩。

宵爾索綯。見得是日中未了之事。方無寸晷之遑。

引詩所以証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閒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閒

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民之爲道也節

恆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是故賢君必恭儉節

此節是制法之本。

此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

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有包攝。有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

恭儉各有義雖曰養賢為民然分田制祿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側弁也若云賢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禮下行之亦大費支離矣

禮制相為表裏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

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證之。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詳味其言。具見好古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今人讀書。欲卒乍如某也難。某煞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穿鑿附會非聖叛道如鄭敬之解經。不止也。

三代王者更制。純是天理當然。不得不爾。若謂開國創制。有不襲之名號。便是後世私心。

艾南英文 好詳之過。其勢必至於簡。此夏商授田之法。所以變而

爲私田也。爲治者方患其太詳。而儒者猶思復古之道。嗚呼。亦愚矣。【評】患詳便不是王道。第詳須精當耳。復古之精當。何害。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龍子所譏。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踵事加美。而貢之不善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請國中什一自賦。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陳際泰文】禹之貢。無有不善者。守祖宗之舊貢。足矣不必助也矣。

【評】無此理。禹活到這時候。也須變助。三皇之後不能不帝。帝之後不能不王。此固世運之遷移。而非關於聖德之高下。【評】帝王升降。亦不可謂德無高下。但不損其聖人之體耳。且龍子自論貢助之善否耳。非以此軒輊禹湯也。孔子擬行夏時。乘殷輅。奏

韶舞。豈非毀昭代哉。評者以爲善表白前人。周旋夏后。秀才針孔眼睛。眞著不得一些影子。可笑也。若謂不可十分床煞貢法則孟子國中什一自賦。已早斡旋矣。何待公等。在龍子此兩句中。却絶無周旋表白處也。且令下文如何說去。

稱貸是何等事。窮民明知而爲之。豪民明知而脅之。只緣有必取盈焉四字在上耳。

夫世祿節

本題要覽 有世祿。則宜審乎世祿之所自出。使祿而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厚乎臣者。仍不病乎民。固未嘗以損下爲益上。使祿而非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取乎民者。始得厚乎臣。是不幾以厲民者病國乎。**評** 公田世祿相爲表裏。與世祿非公田不可意。今日秀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爲表裏。世祿非公

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咋口不能道隻詞矣。讀是文。便要看其議論之精。莫作叫破四鄰云。我已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事也。

詩云雨我公田節

此節見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證之法。

此是孟子於無可憑據中。巧尋出憑據來。

公田只與貢對較。方合上善不善主意。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

孟子原講行徹。而推本於助。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每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

公以狙公賦芧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蓋徹原貢助
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徹法原以
助爲主耳非徹卽助也
陳子龍曰欲征私田者必先去公田去其公而皆縱民所自私則
我可以擅賦之矣評雖想當然語然理定如是看實公稅亦可
見故欲復徹亦必先復其助也
又陳曰我周自開關西土公劉有徹田之號而後世因之蓋已數
世當是時商有盛王誰敢更其時制評當時實是徹田之制想
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爲遁飾也又
我周自征伐關陝文考有九一之法而周公大之漸於四海當
是時文爲服事必不變其國典評指陳周家情勢本末固宜但
謂改徹卽叛商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

於後世文法。褊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皐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爲。將盡責以僭擬邪。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邪。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顧麟士 上文既列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背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畊與收歛。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幷混一處。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畊私田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一雨兩祝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一排

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奸一日。假令今以衆農通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虞。且合衆私以耕一公。鹵莽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改助爲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實也。楊

【存疑】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之別。詳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朱子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兩人卽又推朱子之意、殆不足爲據。熟玩白文前後、義自相連

貫斷斷主是說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評】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子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爲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鋤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別矣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勸

請字定於徹法徹有不同處此文謂野用助國中用貢爲徹法而九一十一則孟子之所酌變未知果如何但云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疑未必然即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既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一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請字便硬埽徹法不妙自是文人過火處要之孟子即於徹有所酌變亦是因精而益精耳

此是周徹法卻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非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請字是孟子經濟。

九一什一四字。孟子特地提出。是大宗旨。

徹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而字要有著落。

陳際泰文 國中田之不可井者。未始不可耕。田之可耕者。未始不可授。未始不可賦也。有法於茲。什一使自賦云云。**評** 此則滕人固知之矣。滕之國中。恐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即此節不是勸滕行貢。正是圓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大意在行貢之不善。推出行助。非從助後變計爲貢也。文中似欲從新行貢法起。則失其義矣

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殆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卿以下二節

祝翼權文 圭田以五十畝爲斷。蓋須祿有差等。固以別賢勞。而恩禮無厚薄。所以一孝思也。評 恩意優渥。有限制。無計較。所謂法外意也。文 餘夫以二十五畝爲斷。蓋服疇不逮成人。試之耕以觀作苦。俯仰無事經營。約其制以俟有成也。評 先王之法。深悉民情如此。豈如後世丁口版籍。徒作徵科之具乎。

死徙無出鄉節

黃淳耀文 云云 評 在他處嫌生枝節別義。於守望句却正見王制精微。井田封建。聖人爲中國生民慮至深遠。井田壞。則兵法地利士氣民情俱壞。不止農賦之病。儒者不識。則王者何由而知乎。〇守望二字。俗手只作防衛混語看過。經此一分疏。情事確然。故知天下義理。只是細細辨析不盡。却被邪說以簡易直截蒙蔽者多也。

方里而井節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傍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於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井制斷不可不講。後世取民無度。其弊坐規制不定。易於遷就作奸耳。

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須從形勢事理切疏其義乃得。

此其大略也節

此略字。並識大識小亦不可徙

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此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今人必云如何潤澤。則仍是孟子自己說。非在君與子之意也。

附請野節文

助不可不行。貢不可盡廢。通其意於徹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行耳。然貢亦有可乘者。以佐助之難行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即周徹之遺意也歟。且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更。然不敢顯畔祖宗之制。則必援返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術。其弊滋於蔑古。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參酌朝野之宜。則必執非今之見。以絕其類。而矯激之過。其患即復於從今。此帝王良法美意。每壞於主張之偏。甚者不少也。惟審乎地之所不齊。因乎時之所不悖。主古之善者。以乘行古之不善者。則善者固善也。復古之不善者。去今之不善者。以濟古之善者。則不善者亦善矣。如分田制祿。古法之最善者助也。其不盡善者貢也。兼善

不善而通之者徹也。由古法之不善。而爲今之尤不善者。假貢而爲今之自賦也。然則滕今日宜何從。三代之制互異。而其實從同。九一固取一。什一亦取一也。其爲善與不善。所爭止在因革損益之間。近世之號亦陽奉。而其實陰違。廢助因廢其九一。用貢亦廢其什一也。其爲不善之不善。所分直在仁暴公私之際。然則法古者。但得其九一什一之意而已矣。其詳不必盡合也。救今者亦去其廢九一什一之害而已矣。其名不必盡從也。此其道宜仍夫徹之遺意而變通之。吾得而有講。嘗聞周制。國至四郊。爲六鄉六遂。凡十五萬家。都鄙則在鄉遂之外。所謂削稍縣畺者也。其於都鄙也。爲之建其長。食采者也。立其兩。佐貳也。設其伍。大夫五也。陳其殷。旅士也。置其輔。府史胥徒也。縣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都鄙乎。則謂之野而已矣。其於鄉遂也。比長

里宰下士也閭胥鄰長中士也族師鄙師上士也黨正縣正下大夫也州長遂大夫中大夫也鄉老鄉大夫公卿也滕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鄉遂乎則謂之國中而已矣且古之都鄙也叔伯之食邑在焉公孤之采邑在焉然且井牧其田野是知世祿之必出於助也於是小司徒制之井邑丘甸咸以四起數則其體方正方正則尤宜於助焉滕之野豈無沃衍之區足煩經書者乎雖阡陌久更而都鄙皆野人則復古也易此不可不亟正之者也正之者亦正其九一耳而必復夫助焉環而耕者既忘會斂之文借而耕者已受班秋之說如是而叔伯之所供公孤之所御庶幾其隆殺也哉抑古之鄉遂也遂人以興耡利甿焉里宰以歲時合耦焉未嘗輸稅於郊畿是知徹田之專行夫助也然而大司徒制之比閭族黨皆以互相聯則其體奇零奇零則

可通於貢矣。滕之國中。況有溝澮之界。久供任地者乎。雖良法貴一。而鄉遂依君子。則輸將也便。此其可以兼用之者也。用之者。亦用其什一耳。即可使自賦焉。尊其征者。猶因斂賄之名。寬其征者。已損多加之實。如是而利耜者及乎老羸。合耦者洽其室家。庶幾其徧德也哉。蓋助法之善。本無不可行之地。況又有野之平曠者也。蓋去國遠。則凶豐難察。故但行助。而縣正以敘賞罰斂稼事。則亦無曠土惰游之患矣。或謂野兼山林陵麓。未必能通九一之規。不知隨地爲井。則隨地爲助。齒角羽翮之利。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自賦之不善。本可以不行之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壤何也。蓋去君近。則情僞易知。故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有定額取盈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關闠朝市。豈其盡同什一之際。不知

國宅無征，則非穀無貢，園廛漆林之異。此輕其無田而重其非田者也。又何慮貢之流弊乎。況鄉遂地寡而都鄙地多，則行貢自不及行助之廣。且九一數厚而什一數薄，則行貢又正用行助之寬。徹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略備於此。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首節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己，如山農心隱之毆拳納拜，專爲惑天下耳。今日講堂實繁，羣相鼓煽，大率類此。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賢者與民並耕云云，異端之足以惑世，彼亦自有說焉。不盡其說而漫欲闢之，恐反爲彼所笑也。

通節文云云【評】先儒有言曰。做小人也須索性。此人必會作賊。正以其索性也。今之爲小人者。皆不索性者也。今之爲小人之文者。皆不索性者也。作聖賢議論。不會痛快道得一句。作異端議論。也不會痛快道得一句。然則今之爲人爲文者。皆賊所不屑者也。嗚呼。可哀也已。看此文見處。直透老莊之宗。方知許行立說。亦不是小小庸妄議論。道得他底底裏盡。正是自家底裏又精深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許子破綻。只在以粟易之一句。

以粟易器械者節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爲。正是明知其不可爲。又要他自己說出所以不能爲之故來。

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出他不可

耕且爲也一句來。

然則治天下節

有大人之事。與下句只差一字耳。然此人字非猶下人字也。此事字非猶下事字也。即此有字幷非猶下有字也。

引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止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

當堯之時節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鄙道元也。

汝泗入淮。淮不入江。朱子已明云記者之誤。而腐儒必欲牽合附會。令人噦吐。

[illegible]聖人不盡拘無事之知。而能平天下之險。[illegible]即有變通。

亦必因其自然理勢，仍行所無事也。

后稷教民稼穡節

堯舉舜，舜使益禹稷契。但根堯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到明出暗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樣，以后稷直起爲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教邪。到使契句，又須別增使字議論矣。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截。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爲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爲司徒，另用使字也。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

后稷教民稼穡教字，與並排對敘，固是註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

故註下一然字。時作每於言中自作箋釋。又似孟子爲誰下註脚矣。

陳際泰云 凡物過昵則狎。狎則褻侮生。凡物過昵則厭。厭則棄捐亦生。相敬如賓。即有間矣。有間即日新矣。評 說得好。夫婦離總亦從無別來。又 凡物近於無恥者。則靡倜易於不立。凡物習於無恥者。則嚴憚易於不生。相敬如賓。即不名之爲私欲。名之爲禮義矣。評 可知原不是私欲。以爲習近於無恥。猶是渾身私欲見解在。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於答問辨明即上文敎化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强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

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爲得也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

憂民二字是何等迫切如此二字包多少事件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節

此下三節大意只是爲天下用心不於耕耳百畝農夫分財教善無名不與總是文章賓客襯著便滯

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若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皋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而益稷契不與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此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爲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總見勞心爲大人之事得人二字上文已說複衍便失謂之仁三字又非本義所重贊頌亦非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

決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所以必要得人之故。得人所以謂仁之故。其著眼只在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己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皋。禹皋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爲堯得則

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憂爲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節

大哉君哉二段。貌甚寬泛。而其神甚緊。只要引起不用心於耕耳。與此數語全沒交涉。

主意只說堯舜有所用其心。然語氣則要說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句句要說得堯舜絕似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豈字來。蓋以上數節。正是此節道理。都做不得此節註脚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馬世俊文云云。評陳良楚產也。講周公仲尼之道。偏就膺懲尊攘

而言。蓋舍此則周公仲尼亦無道也。人以為批陳良之逆鱗。不知正得陳良之心曲耳。然又有說。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亦必無是理。所以為陳良計。只有北學一法耳。許魯齋位列台重。而以為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昔者孔子沒節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七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為良耳。非真秋也。

聖人道个似。便看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到極處。便有可商在。從此破入言下言外。乃有神會。

曰夫物之不齊節

【[illegible]】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評】必無是理。巢窟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即有物。即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文】物之偽者。欲齊而情不可強也。【評】凡求齊者。皆偽妄不通之人。最怕分別。亦是至理。【文】一物而自其價。所以作物情而使之競者。正所以宣物情而定其平。【評】方見平價之說亦不是小事。【文】以為不如是而精良受屈。楛敗倖勝。即一物足以干天地之和。【評】舉錯之理即得。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為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為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徐子以告夷子節

受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二本之義。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原只在人理自然不可強處。指出天使